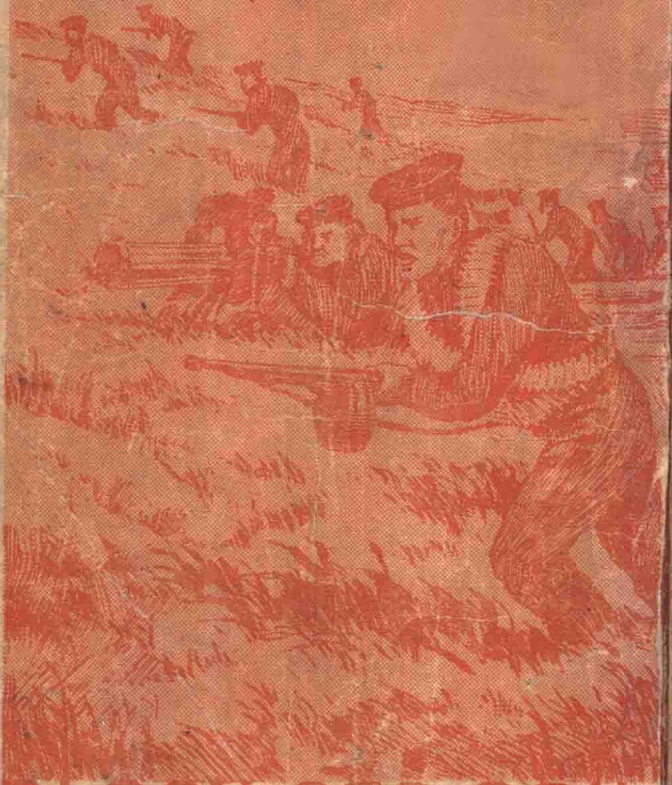


黑海水兵

L. 梭羅夫也夫 著
劉 徵 譯



BLACK SEA SAIL

華夏書店發行

黑海兵

L.梭羅夫也夫著
劉 徵 譯

軍事學院圖書館

書號 8424102

登錄號 07052

1951年1月 入館

華夏書店發行



黑海水兵

基本定價七元

著

者

L. 梭羅夫也夫

譯

者

劉 徵

發
行

者

韓 近 庸

出
版
者

華夏書店

電話 三六〇〇九

印
刷
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出
版
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版

(0001—5000)

印 翻 准 不 有 所 權 版

譯者的幾句話

「黑海水兵」是一篇描寫蘇聯海軍的故事，這裏所寫的是兩三個不平凡的水兵，他們的故事是十足地表現了英雄的氣概，表現了偉大的「俄羅斯的靈魂」。

從這裏面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主義意識的薰陶教育下，人們是怎樣的在長進着，人們怎樣熱愛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國家、以及自己的領袖。這些水兵們英勇機智，臨難不苟，若不是忠心耿耿，爲集體的英雄主義精神所鼓舞，那麼就不會戰勝強暴的敵人。

蘇聯青年相互間的大公無私，休戚相關，熱愛祖國，痛恨敵人，幾乎是與生俱來的，這不能不歸功於教育的功效。

在中國，有很多人是信奉「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這句話的，不但口如此說，而且實際上也如此做。然而，在社會主義的蘇聯，這就是少見之至，并且是最被鄙視的。雖則偶爾也有，但他已經成爲教育青年的模特兒了。在作者筆下的奚落，是決不留情的。本書中就有一例。

蘇聯海軍的生活是嚴肅的、艱苦的、但也是最愉快的。他們從這裏訓練出來的是鋼鐵的意志。再看看帝國主義吧：十來年前，還在莫索里尼耀武揚威的時候，據一篇記載是說意大利的海

軍吃得如何好，穿得如何講究，一天換一套襯衣等等，他所標榜的是優厚的享受而已，還能有什麼值得說的？

譯者根據的原文是英譯本，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四年出版。原書名為 *Black Sea Sailor* 譯者才疏學淺，謬誤不當之處，誠恐難免，尙望讀者不吝賜教爲幸。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劉徵記於南昌。

格里高里·馬特維葉維奇·波羅索金是世傳的水手出身。他在黑海艦隊聖由斯特斯號鐵甲艦服役期滿後，便在刻赤地方做了漁人。他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他撫育他的兒子史威忒是沒有任何特別的溫和的表示的。

有一天，那時才十二歲的史威忒挨了隣家孩子們的打，哭着跑回家裏來。

「怎麼的，你在哭？」老頭子不信任地說着，隨手走去取下了掛在牆上的皮帶，給他一頓痛打。

「爹，這是爲什麼？我幹了什麼錯事？」史威忒哭着，掙扎着要從他父親那隻有力的硬手的掌握裏掙脫。

「你有什麼值得哭的！」老頭子並不放鬆手同時還說：「一個水手決不是這樣輕易會哭的，沒出息的小傢伙，你得知道眼淚像血一樣的寶貴，沒有這樣便宜，隨便就讓它流了出來，懂得嗎？你却這樣無謂地哭着進來。這就是你應該挨皮鞭的原因，我要你眼睛乾了才住手。」

史威忒知道了父親的性子以後，就再不算乞求父親的憐憫。他只伏在父親的膝蓋上設法在老頭子的褲子上擦眼睛。

「好了，爹，眼睛早乾了。」

老頭子用他那起繭的手摸摸孩子的臉頰懷疑地說：

「你撒謊，孩子，你的臉還是濕的。」

「不，沒有，那是剛才的眼淚，現在我不哭了，的確的，我沒有哭了。看我的臉，爹，你自己看。」

史威泮抬起頭直望着父親的眼睛。他的發紅的臉真的已經乾了，只有留在臉上的淚痕說明了他剛才確是哭過。

「唔，也許你說得對，孩子。」老頭子說。「你的眼睛乾了，我也不能說你眼睛沒乾。好吧，要是這樣的話，皮帶可以拿開了。」於是他突然從喉嚨裏發出大笑，猛烈地把史威泮拉到自己的膝頭。用盡力氣搖着他那纖小的肩頭，用那刺人的鬍鬚擦他的臉，讚賞地喊着：

「好孩子，對，你不愧是我家的種子，真算是你爹爹的孩子。要是你的爺爺能看見，那才更高興呢。」

當史威泮的媽媽從市場回來的時候，看見他坐在父親的膝蓋上。兩個人悶靜地談着話，他們在細細商量下一次出去打漁的事呢。可是，史威泮的媽媽馬上注意到了皮帶已不在牆上原來的地方。

「你又搞亂了嗎？」她問。

「沒有，現在什麼都好好的，媽媽，」老頭子還沒有等史威泮來得及開口的時候，就搶着說，「我們在商量事情呢，孩子和我。」

「可是皮帶怎麼在這裏？」

「不，我方才把牠取下來，也許要用着牠。也許用不着牠，現在可還不能說。」

皮鞭果然又用了一次，這是不出第二天的事。史威泮用彈弓射擊麻雀，打壞了雜物房的窗戶。

史威泮一般地說，就是這樣好鬧而頑皮地成長的，自己常常吃苦頭，可是並不抱怨。若是做錯了事就應該讓自己受苦，這就是他的人生觀，使自己多受折磨和鍛鍊。

有一天，史威泮一個人留在房裏。他翻檢一隻抽屜，發現了一盒香煙，他就點了一枝，沒有想到把父親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給燒了。這是一次極大的過失，他想這一定會受到很嚴厲的處罰的。想要拖延這場處罰，史威泮那一天簡直不敢回家。天黑了，星星已經開始在靜朗的高空裏閃爍着，各家窗戶也都射出柔和的燈光，他所有的朋友都和他告別，各自回家吃晚飯去了；可是他還在逐漸灰暗的街頭蕩來蕩去。終於，史威泮皺着眉頭，提着沉重無奈而果斷的步伐向家裏走去。因為他終得要回家，還是讓事情過去得越快越好些。他爬上通到前門的台階，提起門栓，走

進點着燈的屋子裏去。

他一直跑到父親面前，聲音裏帶着頑強，甚至是傲慢的調子要求道：

「爹！我犯了一件過失，你給我一頓痛打吧！」

「爲什麼？」父親問。

「我吸你的煙，燒了你的上衣。」

史威泮的媽媽驚異的，衝到上衣那裏。爸爸靠着椅背凝視着史威泮的臉，眼睛裏發出一種嚴肅的奇異的表情。史威泮嚇得呆頭呆腦的。

「好吧，爹，把皮鞭拿下來吧。我總得接受這次犯了過失後的處罰。」

「等一等，」父親打斷他的話，「你抽過我的煙嗎？」

「是的。」

「還燒壞了我的上衣？」

「是的。」

「你又自己來承認，你只回答我這一個問題：你爲什麼要自己承認？也許你要是不說或者可以倖免，我也許發現不了。要是發現了，或許以爲是我自己燒的，那樣你不是就可以免受處罰了嗎？」

「不，」史威泮慢慢地回答，「是我燒的，我爲什麼不坦白承當處罰呢？我做錯了事我就應該來忍受你的鞭責，才會使我的心裏痛快舒暢。」

老頭子站起身，來回地踱着步。然後停住腳，再一次用那同樣嚴肅而奇異的眼光望着他那兒子，輕輕地推到他的床邊去。

「睡覺去吧！」

「可是，怎麼……」斯切泮不懂。

「不用多說了，好孩子，你睡覺吧；就是這樣。現在我已經用不到再打你。明天也不會。你已挨够皮鞭。你已懂事，你已是個大孩子了。」

就在當天深晚的時候，當史威泮早已熟睡，格里高里的幾個朋友走來看他。他們帶了酒來，坐在桌子邊。老頭子喝得微微有些醉意，一面誇獎着自己的兒子。

「他真是我們的好兒子，是一個真正的波羅索金。很誠實。雖然有些頑皮——我不否認。唉，孩子的頑皮是應該的，他有時好使拳頭，可是他決不欺騙人，這是的確確的。他決不說謊話來避免挨打。他真不辱沒波羅索金的家風，我向你們保證，請記住我的話吧。」

「可是他各方面都像我呢，」史威泮的母親有些自豪的搶着說。

「唔，是的，他像妳，」格里高里同意道。「我也不能說他不像。他的臉是像個女孩子似的

文雅而美麗。可是，要說到他的性格，那却是我們的，是波羅索金這個式樣的，毫沒有問題。」

格里高里又喝了一杯酒。然後露着齒繼續笑着說道：

「像這種風度，這樣的性格：不愁姑娘們不爲他顛倒呢，我說！」

「去你的吧，」史威泮的媽媽尖銳地說。「他還只是一個小孩子，你却把他當成人談論了。」

「不，我不相信他還是一個小孩子，」格里高里回答說。「我今天看出了事情是怎樣在形成着。他是正在一個轉變的關鍵上。現在這孩子在走向學習自立的時候了。」

就這樣，史威泮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是兒童末期生活中的最緊要的時期，童年將離去，青年時期還在途中。這樣的年代是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渡過着。這一過程也許是一個人的前程的最具決定性，最重要的時期，因爲這特性會刻鏤在他其餘的年歲裏。

史威泮是幸運的。在這過渡期的危險的年月裏，他有兩位極好的教師——格里高里和海。

黑海水手格里高里·馬特維葉維奇·波羅索金沒有進過大學，也沒有研究過倫理學。他生來就是一個誠實，正直坦率的人，他經過了一個刻苦的鍛鍊。格里高里不需用多少時間就能決定一個人是多是壞。不必煞費苦心去深刻觀察或做複雜的心理分析，他就可以毫不遲疑地安排好一個人的位置，而且總是正確的。他是不會輕易饒恕一種損害的，因爲海并不是這樣一個輕易饒恕損

害的地方。他教導他的兒子說：「不要和胆小鬼一同到海上去——他會推你下去，會把你置於死地也不管的。也不要和吝嗇鬼到海裏去，因為——他會藏起最後一杯水，自己私下喝，決不給你留一滴。我知道這種人，我是自己遇見過他們的。……要下海去的時候，你自己選擇真正的同志去吧！孩子，你也得像一個正直人似的對待他們。海不喜歡卑劣——她酷愛正直而坦白的人。要是你陷進一個緊迫的困難的境地時，忘却你自己，想到你同伴。要是你的行為够有價值，你倆個將要活着參加往後的鬥爭。但是假如你表現胆怯的話，你們倆個都完了。假如你的同伴沒有襯衣穿，就把你自己的脫下去送給他，這樣你才算是一個真正的水手。」

上述的是理論。而實際情形是史威泮在海裏的時候才知道了的。當那輪船，機器軋軋地響着向前駛去的時候，劃破了清澈的海水而過去，海豚在後面追趕着，用牠們的振動着的翅子畫出黑色的弧形，紅爪的海鷗展開牠們那剛強的敏捷的翅膀從天空傾斜的落下，幾乎擦着了桅檣，而天空和海都似乎延伸到無盡的遠處，風自由自在地在那潔淨的藍色的海空蕩漾着——在這樣的情境中，史威泮相信世界真是一個奇妙的去處，牠跟牠所包含的一切，從頭到尾，展開在一個人的腳下。

有的時候，海發怒了。在夜晚，風浪特別的可怕。在濃重的黑暗中，狂風捲起山峯似的水浪，在船頭下面掘出水的陷坑。整個船身顫抖了，拋下波浪的凹處，好像只是爲了要使人胸中作

嘔，粗暴地再浮上來時，好像又懸掛在第二個波浪的波頭上了。而正在最險惡的時候，史威忒總是在颶風的呼嘯、怒號和咆哮之上，聽到他父親的確切的聲音：

「孩子！沉靜！保持勇氣！不要害怕。」

後來，等到上了岸，水手式地吐出痛苦的唾沫，用一種平靜的威嚴望那灰色的，狂野的奔騰的海，覺得自己在力量上是牠的敵手，已得到了勝利，這是多麼值得快慰呵。

是的，史威忒得到了一種艱苦的鍛鍊。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他出落得更加堅強了。他的樣子很漂亮，身材修長，看起來却是很脆弱的樣子，而且他的臉似乎還保持着女孩子似的俊雅，但是有時候他那雙藍色眼睛裏有着一種深邃莫測的激情的濃霧，竟使得姑娘們對這個年方十七歲的青年感到困惑，并有一種奇怪的畏懼的情緒。他那健壯的體格，敏捷和熟練的筋骨，是漁村的伙伴們都深深知道的，就是碼頭上那幾個幾經不自量力地和他較量過的閒漢們也都深深認識了。一句話，用格里高里自己的話來說，史威忒是發展成爲一個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波羅索金了，個性上作風上都是如此。

格里高里送兒子到海軍裏服役的時候，對他說道：

「孩子！你現在你是走上了波羅索金世世代代所走的道路了。我曾經在海軍裏完成了服役期，你的祖父是這樣，你的曾祖父也是這樣。再要往上數我是知道了，但是假如你能回到彼得

一世時候的話，我看總可以找到一個水手長的波羅索金在什麼地方的一條軍艦上服役的。不會有別的；我們家就是這種人。做一個模範的水手吧！聽見我的話嗎？孩子？記着！你是誰的兒子，你是從怎樣一個家庭出身的。」

「不要擔心！爸爸，你知道，我無論如何還是一個青共團員呢。」史威泮說。

史威泮離了家，小提箱在手裏一前一後地晃着，他走了，這家庭於是變得很寂靜。秋天過去，冬天來了，隨後是春天，粉壁上的鐘擺無時不在一左一右地擺動，就這樣悄聲地把光陰一秒一秒地送掉了。格里高里也漸漸地覺得年事的重量越來越重地向他肩膀上壓來。史威泮不常寫家信，後來是只寫幾個字的名信片：「活着而且很好，過得還不錯。就是常常要當心危險。」他還保持着對於說謊的厭惡。有一回他說他被關了三天禁閉。父親很吃驚，史威泮於是立刻從老頭子那裏得到一封詰責的信。

「這不是好事，孩子，」格里高里寫道：「如果你這樣下去，那麼等到你服役期滿的時候，就會有六個月被禁閉的記錄。」

這樣，史威泮沈默了五個月。五個月後才又寄出一個名信片。他帶着抑制着的驕傲告訴爸爸說。他的制服袖口上已經獲得了第一根狹絲。他這樣寫着——「第一根。」

「那麼：這孩子是在希望更高於既得的名譽了。」格里高里自己心裏想。

老頭子並沒有想錯：一九四一年六月，史威泮接受了第二根絲子。

日子光榮地開始了。是一個浸沉在光與熱的明亮的夏天的日子，是一個好像世界上沒有任何角落可以有陰鬱和黑暗存在的日子。整個的海在閃爍着，正像太陽向水面上撒下金色的小雨滴；沿着房屋粉牆邊的白楊樹恬靜地在互相耳語，隱約的好像編成花環的花樣出現在脚下熱烘烘的石板上。

史威泮站在他那軍艦附屬艇的甲板上。在他前面橫陳着的是港灣，光平如鏡，正像玻璃杯裏盛了藍色透明的水而溶化在這港灣似的；其次是伸向乳白色的遠方的大海，沒在無盡的遠處，使人看了都覺暢快。他轉向後面看，後面是一列青山，在淡藍色的矇矓中的森林，還有覆蓋着翠柏和白楊樹的白色建築物——在他前面橫着的是塞瓦斯托波爾。世界上無可比擬的黑海城市。「真偉大！」他想，當他腦子裏閃過一個觀念，他確信這日子是特別爲他而造，天上的太陽是爲他而照耀，海是爲他而閃爍，這整個無邊無際的，光明的，變幻莫測的豐富世界展開在他的面前，在將來的歲月中所給予他的不是別的而是成功與幸福。……史威泮·波羅索金一想到這些就覺得欣然神往。

那一天就是這樣開始，而且一直到了夜裏。先是同志們對他的一陣慶祝，然後是謁見附屬艇司令官尼高里洛夫中尉，他向史威泮講了許多一個海軍准士官應有的權利與義務——主要的是後一種。最後，爲了完成一切，那一夜准假上岸，假期直到第二天清早。

在岸上，史威泮的假日。他和朋友有一個快樂的聚會，還有一個長着一對褐色的，調皮的眼睛的姑娘。她立刻注意到史威泮的袖章有些異樣，上面的一條是嶄新而且燦爛的，下面的一條是陳舊而發暗的。最後，他和這位姑娘在那南方的低低巨大的星光之下作了一次散步。史威泮繞着最遠的路徑，通過最偏僻的，空寂的街道送這姑娘回家去。她假裝害怕，他就表示着自信而英雄的對她說：「沒有什麼可怕的。有我呢！我是在海軍裏的，你知道，並且我有武器。」他更沒有失掉任何機會去扶着她的胳膊并幫她爬上圍牆。第二天一早，正七點鐘，他跑回軍艦附屬艇，感到愉快而興奮。

然而命運早已爲他安排了打擊。有一封電報等着他：

「母病危，速返，父字。」

他周圍的一切立刻變得灰暗無光；他的心疼痛地疲憊地緊縮着。伙伴們注意到史威泮的臉色陰沉，但史威泮默默無言，只是手捏着電報。

他們是水手，是誠樸的直爽的人們，不善於給予安慰的浮話。有人大聲唸這電報，於是前甲

板上久久地沉默着，只有海水打在船身的響聲。史威忒和同志們握了握手就走開了。

和司令官談話不上十分鐘。史威忒的假期給到六月二十八日，他乘下班火車到刻赤去。

一進家門，他就知道回來太晚了。父親從板橙上立起來向他招呼，并且想要說什麼。但是突然他那灰髮的頭輕輕搖幌着。他無力地幾乎是虛弱地擺一擺手，仍然沉重地坐在橙子上，好像他的腿已不能支持似的。

……他們掩埋了史威忒的媽媽。他們讓她長眠在刻赤半島的沙土中，在刻着「安息吧！親愛的朋友」的碑石下長眠着。伴着她結束其最後旅程的朋友們——隣人們已經列隊走出墓地的時候，史威忒和他的爸爸還留在這新墳邊。天氣悶熱，潮濕的黑色的土地好像乾了似的變得更淺淡。堆積似的白雲不動地懸在天邊，只有一隻寂寞的小鳥在叢樹間大聲而清徹的啼叫。

「唔……」老頭子終於長嘆一聲說。「要不是有你，孩子！在這世界上我沒有一個親人了。……你很像她；她年輕的時候和你一模一樣。」

老頭子沉默了，一會兒問道：

「你就要回隊嗎？」

「我到二十七號才走。」

爸爸點頭贊同。